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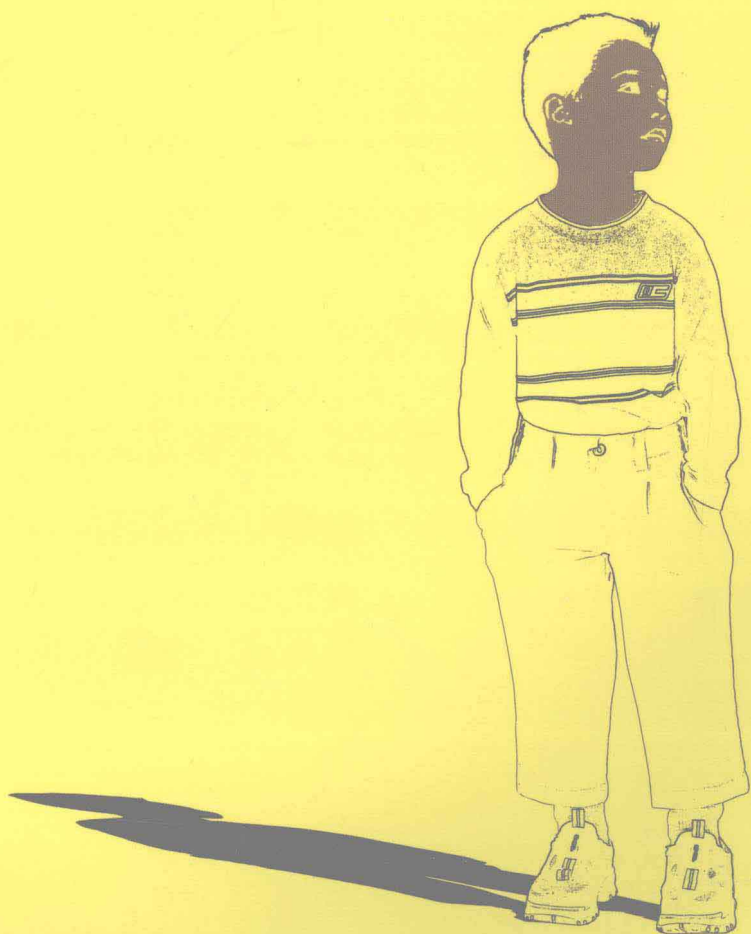


Le petit Bonzi

SORJ CHALANDON

小玻奇

[法] 索尔·夏朗东 著
邱曙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Le petit Bonzi
SORJCHALANDON

小玻奇

[法] 索尔·夏朗东 著
邱曙苇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4593 号

LE PETIT BONZI by Sorj Chalandon @ Grasset &
Fasquelle,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坡奇/(法)夏朗东著;邱曙苇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02-006880-7

I. 小… II. ①夏…②邱…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6047 号

责任编辑:温哲仙

特约策划:杨蔚昀

封面设计:李 佳

小坡奇

(法)索尔·夏朗东 著
邱曙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32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5.75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02-006880-7

定价:17.00 元

1964 年的三月杰克第一次吃草。在这之前，很久之前他曾吃过，吃了很多，并吃了好几天，但是在他痊愈之后第一次吃是在 1964 年三月，那是夜晚，下着雨。

“你第一次吃草并把病治好是在什么时候？”玻奇问他。

“是在三月的一个下着雨的晚上。”杰克回答。

是在晚上。下着雨。草中带着暴风雨的味道，一种散发着泥土，淤泥和池塘的让人恶心的味道。杰克跪在地上。用双手挖着潮湿的土地。一道闪电划破天空，他第一次抬起了头。大楼的表面变得很可怕，白得像煮熟的鸟肉。他吓了一跳。被这白色的轰隆声吓得僵住了。

“朝窗户看看，看别人是否看到你。”玻奇小声说。

于是杰克停下不挖，朝这些窗户望去。

他看见拉诺小姐。她在金丝雀楼一层的窗洞前，轻巧的侧影在波状皱褶的窗帘旁若隐若现。他看见法勇兄弟。哥哥吕西安，很凶，罗瑞跟他是同班同学。他们在那儿背靠着胸，还有小索菲，晃着胳膊

奔跑。他看见高夫先生在名为娇风楼的二层，这时候的窗正敞开着，他笔挺地站在右侧，那双海员的手插在腰上。他看见吕克·凡德梅在暗处闪电像鬼魂般掠过。他看见法雅乐太太，一个人，驼着背。她一只手贴着玻璃，遮在额头上方，另一只手扯住衣角。他还看见马蒂纳·基布雷那阴暗的窗户，由于她不在，浅色的窗帘在角落显得异常孤独。他回想起一切都让人那么紧张，那么担忧。暴风雨越是轰隆隆地响，人影越是多。杰克一边看着，一边想着动物在燃烧的森林里颤抖，他想着理查·凡蒂讲述人不知道太阳出现前在洞穴里的害怕，他想着在历史课上马尼所说的瘟疫，为了那些还活着的人有时间逃跑，便给那些快死的人的脖子上系铃铛。

“我想没有人看见你。”玻奇说。

杰克没有回答。他从来不知道法雅乐太太是否看见他，凡德梅是否看见他，小法勇是否看见他。是否有人在观察他，他背靠墙蹲着，两只手在胶泥里，在磨损的人行道和黑色的草丛之间，显得有些不安，有些着急，有些激动。当他第二次抬起头时，看到窗户是阴暗的，窗口冷冷清清。

暴风雨朝着索恩河方向而去，又开始去惊吓其他人。雨停了。沙坑保留那潮湿的外表，破损的长凳闪耀着反射过来的黄色灯光，洋槐不再沙沙作响。只是，冰冷的草浸湿了他光溜溜的腿肚，他的头发弄湿了他的脖子，一阵清风掠过他的脸颊，他脚底粘着的泥土形成了一小块一小块脏东西。

雨已停，夜晚也跟着去了。静静的夜光随着暴风雨的结束呈现出一片多云的景象。

“即使有人看见你，也不会知道你在做什么。”玻奇再次强调。

“瞧，小罗杰伦丢了什么东西。”可以想象对面窗户里的基布雷太太会这么说。

“这不是小杰克在找他的钥匙吗？”也许葛特罗先生会一边关百叶窗一边说。

没有人知道杰克没有钥匙。

这幢寓所被称为大鸟笼。五栋五层直角楼。每栋楼都由一个用黑体字写成的鸟名来命名，每栋楼都漆上了不同的颜色。白鸚楼用深玫瑰色，鸚鹉楼用陈旧的绿色，金丝雀楼用灰黄色，天鹅楼用浅灰色。对面，杰克·罗杰伦靠着蓝色山雀楼的墙在挖土。

他拔了一些草。不管是什么草，不管怎样的。他把草胡乱藏在口袋里，带回家，在玻璃杯里和上一点水喝掉。因为草可以治百病。他知道。他在书上看到过。他相信。凡蒂二月份在特利雍广场的长凳上对他再三强调过。

在圣·朱斯特，有个地方专门卖碾碎的草药，并把它们放在深暗的广口瓶里，用蓝色标签写上所治疾病的名字。

便秘，佝偻病，肝病，头痛。

杰克·罗杰伦经常从这家草药店门前经过。当他靠近时，装得很疏远，神情忧虑，仅仅是经过。他走在人行道上。闲逛着。有一点迟缓。他一边看着商标一边在橱窗前走上五步，目光空洞得就像在出神地看着湖一样。

痛风，失眠。

有一次，他差点儿走进这家商店，他差点儿进去说：

“您好太太，您好先生，我在找一种能治我的病的草药。”

从马卡贝街开始，他就说他去买。这次他对自己说，他要进去。他将推开这扇门。像爸爸罗杰伦那样清清嗓子。看看这儿，那儿，或者其它角落。读着广口瓶上的商标，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像妈妈罗杰伦挑选水果那样。没有其他的，一点也没关系，只是推开门，走进去，走几步并询问治病的草药。

他走下这条街。走到橱窗。他把手放在门把上。他看着他放在橙色铜的、缠绕着有翅膀的蛇的门把上的手。小孩的手指红红的，冻僵的，满是墨迹，指甲黑黑。小孩的手指，像所有小孩的手指这样。还有他那一头蓬乱而不服贴的棕色头发，表面软塌塌的书包，短短的长裤和湿湿的鞋，没有钱。在大门把上的小字，所有这一切都在提醒他绝对不能进去。

于是他就这样待在那里，待在外面，待在街上，不敢再进去，他的手掌还处在寒冷中，他又重读着这些广口瓶上的文字。

然而他笑了。杰克·罗杰伦笑了。

在药店柜台后面，哈曼蒂先生注意到了这个脸色苍白的小男孩。非常苍白，头发很不整齐。他也注意到他那灰色的高领羊毛绒外套，缺了钮扣的地方只留下一条黑线和他那只放在赫尔墨斯蛇杖上颤抖的手。

他也注意到杰克·罗杰伦笑了。

他笑是因为他知道有他需要的草药。

但这点，哈曼蒂先生是不会知道的。

“有能治你病的草药。”玻奇证实后说。

“也有治我病的草药。”罗杰伦回答。

杰克知道这种草药生长在某个地方。也许在一个布满星星的地方，它的名字复杂得像爸爸记在本子上的字。或者可能在美洲印第安人家里，像凡蒂说得那样。但是也许就在这儿，在里昂。他知道要采到它，只要找到就行了，于是不再想别的，每时每刻，走到哪都垂下眼睛，去寻找。

“每时每刻，走到哪都垂下眼睛寻找。”玻奇对他说。

玻奇，是他的邻居，一切事情上的朋友，并且几乎是他的兄弟。从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一直在一起。他们一起上幼儿园，一起上

小学，一起复读小学四、五年级。早上，他们一起离开，晚上也一起回来。他们住在山雀楼的四楼。玻奇像杰克一样矮小。杰克叫他小玻奇。他们俩都十二岁。

“我来帮你一起找你的草药。”小玻奇对他说。

于是玻奇找。杰克找。他们没跟任何人说。既不跟罗杰伦爸爸说，也不跟罗杰伦妈妈说，没跟知道许多故事的胖子理查·凡蒂说，没跟摔断胳膊的瑞哈·西顾说，没跟洛朗·邦瓦说，没跟瘸子贝库说，没跟从巴黎来的、由于河流冬天会咳嗽的玛笛耶·雷里斯说，没跟说自己什么都知道的路易斯·夏尔内说，没跟布鲁诺·穆塞说，没跟没有亲人的丁当·顾图里^①说，没跟玛蒂纳·基布雷说。他也没跟杰克每天早上在学校的课堂上被杰克拉着手、患斜视症的朱利安·梅纳说，为了气他，说不这样，这位斜眼者在走廊里都会走丢。他没跟罗兰说，没跟凡德梅说，没跟尼古拉·普瓦尼昂说，没跟有一只德国牧羊犬的安德烈·勒沃尔说。更没跟很凶的吕西安·法勇说。

寻找治杰克病的草，是杰克和玻奇两个人的秘密。

他们找了好多天。

杰克吃查库少校路上的蒲公英。

“怎么吃？”杰克问。

“捡起来之后洗一洗再嚼着吃。”玻奇回答。

杰克吃贝诺斯特-玛丽街的常青藤。

“怎么吃？”杰克问。

“扯下树枝，摘下叶子，留一点茎，用热水冲着喝。”玻奇回答。

杰克吃长在波米耶街墙上的苔藓。

^① 丁当·顾图里，本名阿德里安·顾图里，因法文中“Adrien”（阿德里安）与“drien”（滴铃声丁当声）十分相近，所以“丁当”在这里是绰号。

“怎么吃？”杰克问。

“用手指甲刮下后再去掉潮气和硝石，然后把它们含在舌头下。”
玻奇回答。

他们找了好多天。

杰克品尝，咀嚼，啃，吞咽，喝城市所有浆果。一个早晨，他甚至吃荨麻。

“怎么吃？”杰克问。

“像吃天竺葵一样。”玻奇回答。

每天晚上入睡前，杰克·罗杰伦都吃一种新草药。每天早上，坐在山雀楼四楼的楼梯上，玻奇等着杰克对他讲述。

“怎么样？说吧。”玻奇问。

但杰克从他面前经过，好像他根本不存在。他奔跑。他听到他的朋友跟着他跑。他几级一跨地奔下楼梯，经过沙池子穿过大鸟笼，跳过四级阶梯，向右拐到查库少校街，跑到波米耶街，然后他停在下坡道。他气喘吁吁，疲惫不堪，有点忧伤。这是他们每天早上的游戏。每天早上，杰克走过小玻奇面前，不回头。每天早上，他这么做好像他的朋友不存在。好像他在世上孤零一人。每天早上，玻奇跟着他跑。他几级一跨地奔下楼梯，穿过大鸟笼，经过沙池子，跳过四级阶梯，向右拐到查库少校街，跑到波米耶路，追杰克。杰克总是在波米耶街让他追上。这是他们俩的路。一条窄窄的步行街，高度倾斜，劣质的铺路石，被高过城根的围墙包围着。冬天，书包可以当小雪橇。夏天，城墙上爬满赭色的爬山虎。没有人，除了他们俩。杰克突然停住。背靠在石头上，任他的书包掉在脚底。他听到玻奇追赶的脚步声。他回过头。装出很惊奇的样子。说：

“啊？你在这儿？”

玻奇笑了。

“提你的问题吧。”杰克继续说。

于是玻奇问他那天夜里的问题。他问他在他们分开和重新见面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有时杰克什么也没说，或说没干什么事。有时候，他会述说他父亲的粗暴，并撩起袖子给他看被打的伤痕。又有时候，他的声音在寂静中呼呼作响。只是在说他吃了什么。

好几天以来，玻奇的问题只与草有关。

“那么，你觉得好点了吗？”

“没有，”杰克说：“一点儿也没有。”

“你是在午夜吃的？”

“正午夜。”

“那你在嘴巴里留一点点了吗？”

“在下巴里流来流去呢。”

“那不是这个。必须得再找。”玻奇说。

“我们已经到处找了。”杰克回答。

“你试过圣-易若内教堂的侧柏吗？”

“侧柏？”

那是一撮小灌木，长在教堂的院子里，沿着墙壁，在古罗马坟墓之间。

第二天，杰克·罗杰伦潜入教堂的院子。他把手搭在篱笆上，望着方形的钟楼。

怎么早点没有想到侧柏？他坐在其中的一座空荡荡的坟墓上。他想他不应该边走边吃。他必须慢慢来。闭上眼睛，慢慢咀嚼，让唾沫和植物很好地搅浑在一起，直到嚼出植物的汁。他抚摸着埋葬死者的石头。石头已有裂缝，像老人的皮肤。在裂缝中，小灌木已长出小果实。杰克用手指转动锥形的鳞叶。他拔出篱笆上的小树枝。他看着手掌心。他做了个绿色和棕色相间的球。他闭上眼睛。他把药

放在嘴边。一股酸酸的、柠檬味的、清新的味道。

“怎么样，有效果吗？”

“没有，”杰克说。“一点儿也没有。”

他们继续找，越找越远。在索恩河边，基奇纳桥下，罗纳河边，在熊坑和蒙塞伊广场边。他吃过爬山虎，吃过金色的花蕾，吃过蕨，吃过苜蓿菜，吃过树上蘑菇，吃过女贞树。有一天全班外出，他捡起在半月塔桑拉旁的两片橡树叶；他甚至吞吃罗杰凶恶的哥哥吕西安·法勇给他的烟草，是用手心卷的那种。

“我们只想草，不多想叶子。”杰克说。

“叶子起不了作用。”玻奇回答。

“我还吃过橡树和烟草。”

“有用吗？”

“没用，一点儿用都没。”

傍晚从学校回家，差不多是春天了。他们注意到楼底下的草坪。不很茂密。斜坡，一簇参差不齐的草沿着山雀楼的前面和旁边长着。玻奇停下了。杰克停下了。他们喘不过气。他已吃遍了里昂的植物，除了这片绊住他们鞋底的，每天一边看别处一边踩压着的自家的土地。杰克差不多蹲了下去。立刻，抬头朝窗户看去。

他差点在大白天就要拔这些草往嘴里塞，但玻奇拦住了他。

“现在不要。”玻奇轻声说。

他望着天。他看见暴风雨在西面布里达斯旁聚集着雷电。他建议杰克迟些来，在夜晚之前，当每户人家关灯就寝时，肯定不会有人看到他们在他们的楼下挖土。法雅乐太太不会，拉诺小姐不会，高夫先生不会，凶恶的法勇不会，凡德梅不会，基布雷太太不会，高特厚先生不会。

这是1964年3月11日星期三。

玻奇回忆起来，因为杰克记下了所有的事。回到他的房间后，他

用蓝水笔在手心记下日期。然后用纸铅笔抄在床下一条床绷的板条上。

这是杰克的藏身处。这又是个秘密。

仰面躺着，手里拿着铅笔，脸蛋埋在松木床绷里，他记下他的谎话，害怕，错误，记下所有时间会说明的事情。只是他跟他之间的小事，香料蜜糖面包的恐惧，冒冒失失的搔伤，十二岁男孩的惊恐。他逃避，遮掩，隐藏的一切。他精确地记了下来。他记下为了回忆，为了以后，更久以后。为了重温不复存在的恐惧。

他读到：

“1962年5月12日星期六，中午。我刚跟爸爸说我的法文得了10分。我把真的成绩单给撕掉了。他很高兴。然后，明天下午，我们会和达利·寇去福米看电影《吃白食者》”

他读到：

“1964年2月4日星期二。晚上九点。我摔坏了我的生日手表。我不会告诉爸爸。我让人相信它还是能走的。1964年2月19日星期三。晚上八点。我一直让人认为它没坏。1964年3月6日星期五。早上七点半。我一直让人认为它没坏。他们会相信到什么时候呢？”

他在床底转身。一只手枕着颈部，脸贴着木头。在写的时候，杰克听到屋子里一片寂静。他警戒着走廊的入侵者。在充满松树、灰尘和干燥的气味中，他重新读所有这些由于时间关系变得无用的字。因为所有的都过去了，甚至是父亲的拳头。因为随着拳头过去，来自拳头的害怕停止了。拳头停止了，接着是喊叫声，责备和恶意的目光停止了。因为甚至连怒气也消失了。就这样。当秘密消失，当他的谎言被揭穿受到惩罚，他把它删掉。当一切都结束了，当爸爸罗杰伦不再叫喊，拳打，把门砰的一声关上后牙齿格格作响，当一切也都

妥当了，他乱涂日期是为了说这结束了。

这是为什么这暴风雨之后的三月的夜晚，他钻进了床底下。这次肚子里不用担心，没有谎言要写，没有害怕。只是为了留住记忆。因为他明白。玻奇也明白。这种草将会治好他的病。

“草。第一次尝试。1964年3月11日。”杰克在他的床板条上写上。

这是八个月前。下着雨。而今晚，他回来挖了第二次。

1964年11月29日星期天

他回来了，回来了，八个月之后。在同一个地方。在他住的楼底下。一样疲软又参差不齐的黏土里。像去年三月份，他等着下雨，一天过去，一种不明的怠惰。

“注意这些窗户。”玻奇跟他说。

杰克·罗杰伦观察大楼的表面。他看看白鸚楼，看看金丝雀楼。他还看见四楼自己家里灯光。爸爸罗杰伦以为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杰克没让任何人知道就出来了。他没有权利这么晚还在这儿。

“如果我隔着门听到你父亲喊你，我过来通知你。”玻奇允诺。

杰克·罗杰伦寻找着一扇暗探的窗户，一种目光，移动的窗帘，但什么也没有。甚至没有被吕西安·法勇惹哭的小孩们的声音。只有一片寂静。死气沉沉。星期天。

他重新回到泥地里。他跪在笔直粗大的植物之间，在灰暗的人行道和蓝色的墙壁之间。他的手臂插入烂泥地里。他闭上眼睛。用手摸索，凭着动物般的直觉。他试着回想三月的那种草。他必须要同样的。但现在秋天。一切都变了。一切都显得更冷，更灰暗，更

沉重。他记着那些硬草。硬而锋利的茎，乱七八糟的束扎。还有带刺的毛茸茸的细枝。还有根，有些埋在地下，他还必须拔出沾满烂泥、外表粗糙、带叶的根茎。他相信他记起来了。隐隐约约地。他试着做同样的事。五根锋利的茎，可能两根带刺和根。只有一条根。他肯定是这样。一条根，不太稠密，清除粘住的叶子。他又重现在洗手池前，拿牙刷小心地用水冲洗球茎，切成两半，用手指捏碎并倒入白纸做的小圆锥形纸袋里。

他在那儿有几分钟了，他低着头，双手在黑夜里这时光亮了。山雀楼的楼梯灯亮了。他的楼梯。从最高处一直到进口。他呆住了。他被白色吱吱作响的氦气直角摆动的光晕笼罩住了。

他挺直背。

他甚至在看到灰暗的小脸之前就知道。隔着他房子的门，玻奇听到爸爸罗杰伦在找他的儿子。玻奇答应过。玻奇来通知他。杰克立刻起来。他把湿湿的泥土都塞到了大衣的口袋。杰克·罗杰伦穿了件领口缺颗钮扣的灰色羊毛大衣。

是小玻奇。

他跑着下楼梯。他到玻璃门时杰克正要推门进去。他们隔着玻璃对望。他们看着他们一样的身影。杰克紧紧地把草揣在口袋里。他感觉到茎、叶子和其它部分被他的手指捏出了水。他推灰色的门把。他进去了，十一月份忧郁而寒冷的气息随他而入。他看着他的伙伴。玻奇没说话。没有叽咕。他保持沉默。他用眼睛在说。告诉杰克爸爸罗杰伦的怒气，妈妈罗杰伦的痛苦，告诉他，他们为他的不在而担忧。他们在找他们的儿子，看着窗外，看着黑夜，桔黄色沙坑，破长凳。他们细看着天空，雨水，甚至在院子里喊了他两次。玻奇的眼神对这一切充满恐慌。他告诉杰克他家的门已打开。门毡也像不耐烦似的斜着。爸爸罗杰伦边喊边举起他那双石膏似的大手。玻奇

也用眼睛说他要回家了。他要通过对面的房间，玻奇家的门回到家里。但是他可以听到一切。他不能为杰克做任何事。他将用双手捂住耳朵。他将听到挨打声。他将听到哭声。他将听到妈妈罗杰伦的沉默声。然后他将很害怕。

“他会打你。”玻奇说。

“我有草了。”杰克回答。

“但他会打你。”玻奇说。

杰克·罗杰伦看着玻奇。他紧捏着自己的手。

“我有草了。”他又说了一次。

玻奇走在前面。他上楼梯。他没说什么字跑上楼。他的细腿，他冬天的短运动裤，他的羊毛外套，他的手在扶手上。他不回头地跑着。他跑到四楼，他溜进同一层楼相邻的门里。

轮到他，杰克站在门口了。

门半开着，门毡推在墙角。走廊打过蜡的地面上，有双红蓝相间的冰鞋。他们在另一边等他。在家客厅的一角传来叫喊声。他进去了。

“你去哪儿了？”妈妈罗杰伦悄悄问。

她在走廊里，做溺死者的动作。

“是他吗？”爸爸罗杰伦低沉的声音在问。

“是的，他回来了。”母亲回答。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杰克都知道。

“陷阱在我们头顶关上了，元帅先生。”玻奇将军说。

“我们准备死吧。”法国元帅杰克·罗杰伦说。

“我们不会死的，先生。”玻奇又说。

“不管怎样准备好。”杰克回答。

斜眼梅纳的父亲打儿子，阿诺·费舍的父亲也是，哥哥吕西

安·法勇打他的弟弟和所有和他擦肩而过的比他小的人，安德里安·顾图里的母亲打安德里安。所有人被打。

“你去哪儿了？”爸爸罗杰伦喊道。

他走到门口。一只手举着。

杰克抬起手臂。护着头。他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他等着。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他很清楚。耳光，挨打，拳头。他会哭，会紧闭上嘴，会打起鼻涕泡。他会显得更小，更蜷缩，更难看。他等着，就像他等贝尔古尔站的无轨电车。他将等着叫喊声停止，暴力厌烦，疲惫，筋疲力尽以至平息。他将等着一切都停止。他将任凭自己摔倒，举着胳膊半躺半坐着。黑暗的走廊的宽度全被他占了。在他身后，他听到妈妈罗杰伦喊着她丈夫的名字。

“吕西安！住手！你会打伤他的！”妈妈罗杰伦大叫。

他将听到她在哭。他将听到自己在哭。他将听到母亲和孩子的哭泣，哭声中掺杂着嘶哑的喘气声。他看着发亮的地板，雨鞋，羊毛大衣的下摆。他看着沿墙米色的踢脚板，他看着爸爸罗杰伦分叉的双腿和棕色的破皮鞋。

“回自己房间去。”之后他父亲说。

他回房间了，没吃东西。他躺下。全身无力。他仍能感觉到留在皮肤上的拳头，火辣辣地在发抖，伤痕在颤动，他感觉到太阳穴在流血，眼睛碰撞，耳边的粗话声。他还在等待。他等待着一切都安静下来，直到被窝的深处。

接着他起来了。他在发抖。他屏住呼吸穿过走廊，他看见从父亲房间门底透出的光线，他去厨房，用水龙头的水冲洗根、草、刺，把它们切断，擦净，把这楼房的草料锉成碎末放在杯子里，然后用手指长时间搅拌。他只放了一点点水。它先变成绿色，接着变成奶油状，然后再变成暗色。他喝了这泥土汁。然后他溜进床底。并写下：

“草。第二次试。1964年11月29日星期日。”

第一次，他从第二天开始停止口吃。3月12日星期四，从醒来到差不多三天时间。全部停止。吃饭时，课堂上，路上，和吕克·凡德梅，和西顾，和马蒂纳·基布雷。

有一天早上突然就这样了，他不再害怕辅音，元音，音节，任何东西。这些字像是在过节，干干净净的，穿着礼拜日盛装，美丽的，丝一般的，骄傲的，它们在如此大量的句子中闲逛，走在前头。暴风雨已平息。它不再喘气。每个字都在等待说出来。它在喉咙里耐心地等待，如同人们在客厅里做梦。他差点要扔掉同义词字典。毁坏它，烧掉它，搞乱它，就像枯死的叶子一张张扔走。用它做飞机，火箭，导弹，纸团，球，弹子，气泡，地球，天球。不说这些字不算什么，这些字都被记在心里了，有个字卡在唇边口吃时这些字都可备用。

杰克·罗杰伦停止口吃差不多三天了。

星期四，第一个早上，玻奇坐在楼梯上。他等他的朋友出来，经过，没说一个字跑下楼。他跑在他后面。在波米耶街上追上了他。

“呀？你在这儿？”杰克笑着说。

放假日。他没有书包。他背靠在大石块墙上。

“怎么样，这草有没有用？”玻奇问。

“我觉得我好了。”

“说说看。”

“我跟你说我好了。我觉得我痊愈了。我跟父亲，跟母亲说话，他们奇怪地看着我。我一点儿也不口吃了。你听到了吗？一点儿也不。”

玻奇看着杰克。没有说什么。和玻奇在一起，杰克从不口吃。从不。他们是那样的亲密，那么好的朋友，那么好的兄弟，以至于杰克跟玻奇说话，就像他不存在一样。玻奇是惟一能平息他的口吃